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

三下
四上

詳校官編修

臣

翟槐

編修

臣

裴謙履勛

總校官檢討

臣

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

臣

吳錫齡

謄錄監生

臣

朱上林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三下

侯景之亂

宋 袁樞 撰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東魏司徒河南大將軍大行臺
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諸將高敖曹彭
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
至景嘗言於丞相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

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已之半體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及歡疾篤澄詐為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為詐所賜書皆請加微點歡從之景得書無點辭不至又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潁川王偉計遂擁兵自固歡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有餘憂何也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耶對曰然歡曰景

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
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
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並性道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
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
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
得宜防護之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
留以遺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
惟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又曰邙山之戰吾不用

陳元康之言留患遺汝死不瞑目相樂廣寧人也

太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勅海獻武王歡卒侯景自
念已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辛亥據河南叛歸於魏
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
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懷朔暴顯等遣軍士二百人
載仗暮入西兗州欲襲取之刺史邢子才覺之掩捕盡
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為之備由是景不能取諸將
皆以為景之叛由崔暹澄不得已欲殺暹以謝景陳元

康諫曰今雖四海未清網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澄乃止遣司空韓軌督諸侯討景 二月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若干惠為司空侯景為太傅河南大行臺上谷公庾辰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豫廣潁荆襄兗南兗濟東豫洛陽北荆北揚等十三州內附惟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且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

同反掌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上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是歲正月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舉朝稱慶旦見中書舍人朱异告之且曰吾為人少夢若有夢必實异曰此乃宇內混壹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

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以
事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
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
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上乃定議納景壬午以景為
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
鄧禹故事平西諮議參軍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
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三
月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仁督兗州刺史桓和仁州刺

史湛海珍等將兵三萬趣懸瓠運糧食應接侯景 夏
五月高澄遣武衛將軍元柱等將數萬衆晝夜兼行以
襲侯景遇景於潁川北柱等大敗景以羊鴉仁等軍猶
未至乃退保潁川 東魏司徒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
景懼割東荆北兖州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尚書
左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姦詐難測不如厚其爵位以
觀其變未可遣兵也荆州刺史王思政以為若不因機
進取後悔無及即以荆州步騎萬餘從魯陽關向陽翟

丞相泰聞之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遣太尉李弼儀同
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景恐上責之遣中兵參軍
柳昕奉啟於上以為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
自救目前臣既不安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螫手解
腕事不得已本圖為國願不賜咎臣獲其力不容即棄
今以四州之地為餌敵之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
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之地盡歸聖朝懸瓠
項城徐州南兗事須迎納願陛下速敕境土各置重兵

與臣影響不使差互上報之曰大夫出境尚有所專况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 六月東魏韓軌等圍潁川聞魏李弼趙貴等將至已已引兵還鄴侯景欲因會執弼與貴奪其軍貴疑之不往貴欲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之羊鴉仁遣長史鄧鴻將兵至汝水弼引兵還長安王思政入據潁川景陽稱略地引軍出屯懸瓠景復乞兵於魏丞相泰使同軌防主韋瀨保及都督賀蘭願德等將兵助之大

行臺左丞藍田王悅言於泰曰侯景之於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任居上將位重台司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蓋所圖甚大終不為人下故也且彼既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益之以勢援之以兵竊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泰乃召景入朝景陰謀叛魏事計未成厚撫韋灋保等冀為已用外示親密無猜間每往來諸軍間侍從至少魏軍中名將皆身自造詣同軌防長史裴寬謂灋保曰侯景狡詐必不肯入關欲託款於

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此亦一時之功也如其不爾
即應深為之防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灋保深然之
不敢圖景但自為備而已尋辭還所鎮王思政亦覺其
詐密召賀蘭願德等還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景
果辭不入朝遺丞相恭書曰吾恥與高澄鴈行安能比
肩大弟恭乃遣行臺郎中趙士憲悉召前後所遣諸軍
援景者景遂決意來降魏將任約以所部千餘人降於
景恭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

行臺都督河南諸軍事回授王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
使敦諭惟受都督河南諸軍事 秋七月庚申羊鴉仁
入懸瓠城甲子詔更以懸瓠為豫州壽春為南豫州改
合肥為合州以鴉仁為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西陽太
守羊思達為殷州刺史鎮項城 八月乙丑下詔大舉伐
東魏遣南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
理分督諸將淵明懿之子會理續之子也始上欲以鄱陽
王範為元帥朱异取急在外聞之遽入曰鄱陽雄豪益

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
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今日之事尤宜
詳擇上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會理懦而
無謀所乘樸輿施版屋冠以牛皮上聞不悅貞陽侯淵
明時鎮壽陽屢請行上許之會理自以皇孫復為都督
自淵明以下殆不對接淵明與諸將密告朱异追會理
還遂以淵明為都督或告東魏大將軍澄云侯景有
北歸之志會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頗知悔過景母及

妻子皆在鄴澄乃以書諭之語以闔門無恙若還許以
豫州刺史終其身還其寵妻愛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攝
景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克
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
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
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阮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戊
子詔以景錄行臺尚書事九月上命蕭淵明堰泗水
於寒山以灌彭城侯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掎角癸卯

淵明軍於寒山去彭城十八里斷流立堰侍中羊侃監作堰再旬而成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彭城不從諸將與淵明議軍事淵明不能對但云臨時制宜冬十一月東魏大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金門郡公潘樂為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公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也時紹宗在外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元

康欲安其意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乙酉以紹宗
為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噉猪腸
兒何能為聞高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為所輕者
及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
若然高王定未死耶澄以廷尉卿杜弼為軍司攝行臺
事澄臨發問以政事之要可為戒者使錄一二條弼請
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
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盡美澄大悅

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紹宗帥衆十萬據橐駝峴羊侃勸貞陽侯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旦日又勸出戰亦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丙午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營矢下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北兗州刺史胡貴孫謂譙州刺史趙伯超曰吾屬將兵而來本欲何為今遇敵而不戰乎伯超不能對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斬首二百級伯超擁衆數千不敢救謂其下曰虜盛如此與戰必敗不

如全軍早歸可以免罪皆曰善遂遁還初侯景嘗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為信爭共掩擊之梁兵大敗貞陽侯淵明及胡貴孫趙伯超等皆為東魏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上方晝寢宦者張僧胤白朱异啟事上駭之遽起升輿至文德殿閣异曰韓山失律上聞之愧

愴將墜牀僧肩扶而就坐乃歎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
郭鳳退保潼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子朔鳳弃
城走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統光配
彼天惟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
車之命遂解縶南冠喻以好睦雖嘉謀長算爰自我始
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
憑姦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
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

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孰圖身詭
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
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益物
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
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
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徵利是以援枹
秉麾之將拔拒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
擁衆依山傍水舉螳螂之斧被蜚蜮之甲當窮轍以待

輪坐積薪而候燎及鋒刃繞交埃塵且接已亡戟弃戈
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
直既殊彊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窞
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
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啟萬家
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
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
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

作矣然推堅彊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計其雖非
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曾習軍旅豈同剽
輕之師不比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
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羸於股倨彊不掉狼戾難馴呼
之則反速而豐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
不肯為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後禍延林
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
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

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
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
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胃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
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
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
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數
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
實其時鵠蚌相持我乘其弊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

四七並列百萬為羣以轉石之形為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荊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輶轢劍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侯景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壬申遣其行臺左丞王偉等詣建康說上曰鄴中文武合謀召臣共討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

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景
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為聖朝之邦莒國之男女為大梁之
臣妾上以為然乙亥下詔以太子舍人元貞為咸陽王資以
兵力使還北主魏須度江許即位儀衛以乘輿之副給之
貞樹之子也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閭闔門受俘讓而釋
之送於晉陽大將軍澄待之甚厚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
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
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為欲送

客為欲定雌雄耶紹宗曰欲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陳
景閉壘俟風過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
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
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墜馬儀同三司
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為景所擒紹宗豐生俱
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
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
戒之曰勿度渦水二人軍於水比光輕騎射之景臨渦

水謂光曰爾求勲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為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胷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既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光金之子也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夾渦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相持數月景食盡司馬世雲降於紹宗

二年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衆曰汝輩家屬已為高澄所殺衆信之紹宗遙呼曰汝輩家屬並完若歸官勲如舊被髮向北斗為誓景士卒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景衆大潰爭赴渦水水為之不流景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跋奴欲何為耶景怒破城殺詬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

甲辰豫州刺史羊鴉仁以東魏軍漸逼桐運糧不繼
棄懸瓠還義陽殷州刺史羊思達亦棄項城走東魏人
皆據之上怒責讓鴉仁鴉仁懼啟申後期頓軍淮上

侯景既敗不知所適時鄱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未至
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為監州事韋黯所不容聞景至故
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
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
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啟聞

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神茂請
帥步騎百人先為鄉導壬子景夜至壽陽城下韋黈以
為賊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此
鎮願速開門黈曰既不奉敕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
不諧矣神茂曰黈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壽陽徐思
玉入見黈曰河南王為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
投何得不受黈曰吾之受命惟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
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略今君不肯開城若

魏追兵來至河南為魏所殺君豈能獨守縱使或存何
顏以見朝廷黯然之思玉出報景大悅曰活我者卿也
癸丑黯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
既而撫手大笑置酒極歡黯獻之子也朝廷聞景敗未
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盡沒上下咸以為憂侍中太子
詹事何敬容詣東宮太子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
身免不如所傳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為朝廷之福太
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太子於

立圃自講老莊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尚玄虛
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甲寅
景遣儀同三司于子悅馳以敗聞并自求貶削優詔不
許景復求資給上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乙卯即以景
為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鄱陽王範為合州刺史鎮
合肥光祿大夫蕭介上表諫曰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
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
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卓而

為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弃與國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辰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

歲暮之臣弃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直臣忝為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介思話之孫也 二月東魏殺其南充州刺史石長宣討侯景之黨也其餘為景所脅從者皆赦之 東魏既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大將軍澄數遣書移復求通好朝廷未之許澄謂貞陽侯淵明日先王

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間彼禮佛文云奉為魏主并及先王此乃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宜遣使諮論若梁王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人並即遣歸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乃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啓於上稱勃海王弘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上得啟流涕與朝臣議之右衛將軍朱异御史中丞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

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
許通好正墮其計中昇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
昇言賜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啟足以慰
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鄰睦僧辯還過壽陽侯景竊訪知
之攝問具服乃寫答淵明之書陳啟於上曰高氏心懷
鳩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身殞越子澄嗣惡討滅待
時所以昧此一勝者蓋天蕩澄心以盈凶毒耳澄苟行
合天心腹心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

其喉胡騎迫其背故甘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何惜高澄一豎以弃億兆之心竊以北魏安彊莫過天監之始鍾離之役匹馬不歸當其彊也陛下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慮而和之舍已成之功縱垂死之虜使其假命彊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吳楚邦卒滅陳平去項劉氏用興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高澄忌賈在翟惡會居秦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唯恐

千載有穢良史景又致書於朱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啓已卯上遣使弔澄景又啓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仰憑威靈期雪讎恥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乞申後戰宣暢皇威上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弃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靜自居無勞慮也景又啓曰臣今蓄糧聚衆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為主耳今陛下

弃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上
又報曰朕為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
心不勞復有啟也景乃詐為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
上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弃之不祥且百
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繫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
之力耳上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
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舉
大事亦死惟王圖之於是始為反計屬城居民悉召募

為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

夏五月上遣建康令謝挺散騎常侍徐陵聘於東魏復修前好陵摛之子也 秋八月侯景自至壽陽徵求無

已朝廷未嘗拒絕景請娶於王謝上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配奴又啟求錦萬匹為軍人作袍中領軍朱異議以青布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啟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景以安北將軍夏侯夔之子諸為長史徐思玉為司

馬諸遂去夏稱侯託為族子上既不用景言與東魏和親是後景表疏稍稍悖慢又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啟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何不小忍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上以貞為始興內史亦不問景臨賀王正德所至貪暴不灋屢得罪於上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正德在北與徐思玉相知景遣思玉致牋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禍敗大

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雖不敏
實思自效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款正德大喜曰侯公
之意聞與吾同天授我也報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
僕之有心為日久矣今僕為其內公為其外何有不濟
機事在速今其時矣鄱陽王範密啟景謀反時上以邊
事專委朱異動靜皆關之異以為必無此理上報範曰
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安能反乎
範重陳之曰不早翦撲禍及生民上曰朝廷自有處分

不須汝深憂也。範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上不許。朱
異謂範使曰：鄱陽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自是。範啟異
不復為通。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異曰：景
數百叛虜何能為。敕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益
無所憚。啟上曰：若臣事是實，應罹國憲。如蒙照察，請戮鴉
仁。景又上言：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
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寧堪粉骨投命，讎門乞江西一
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即帥甲騎臨江上，向閩越非唯

朝廷自恥亦是三公盱食上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譬
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惟有一客致有忿言
亦朕之失也益加賞賜錦綵錢布信使相望戊戌景反
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麟太子右衛率陸
驗制局監周石珍為名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
為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麟驗吳郡人石珍丹楊人
麟驗迭為少府丞以苛刻為務百賈怨之异尤與之暱
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

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藉若使聖主發悟
欲免得手异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媿何卹人
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
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景西攻
馬頭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執戍主曹瑯等上聞之
笑曰是何能為吾折筆答之敕購斬景者封三千戶公
除州刺史甲辰詔以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為南道都督
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

禮為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為東道都督以
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以討景
正表宏之子仲禮慶遠之孫之高遠之兄子也 九月

侯景聞臺軍討之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衆我
寡必為所困不如弃淮南決志東向帥輕騎直掩建康
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拙速宜
即進路景乃留外弟中軍大都督王顯貴守壽陽癸未
詐稱遊獵出壽陽人不之覺冬十月庚寅景揚聲趣合

肥而實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
泰泰範之弟也先為中書舍人傾財以事時要超授譙
州刺史至州徧發民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不限士庶
恥為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縱免之由是人皆思
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故敗庾子詔遣寧遠將軍王質
帥衆三千巡江防遏景攻歷陽太守莊鐵丁未鐵以城
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
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

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
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儀同三司田英郭
駱守歷陽以鐵為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啟聞上
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
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
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度江之志遂寢其議侃
曰今茲敗矣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督京
師諸軍事屯丹楊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

以濟景景將濟慮王質為梗使諜視之會臨川太守陳
昕啟稱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上以
昕為雲旗將軍代質戍采石徵質知丹楊尹事昕慶之
之子也質去采石而昕猶未下渚諜告景云質已退景
使折江東樹枝為驗諜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
已酉自橫江濟於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
廷始命戒嚴景分兵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南
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欲於下流邀景其副董桃

生家在江北與其徒先潰走子一收餘衆步還建康子
一子四之兄也太子見事急戎服入見上稟受方畧上
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為內外軍事悉以付汝太子乃停中
書省指授軍事物情惶駭莫有應募者朝廷猶不知臨
賀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寧國公大臨屯新亭
大府卿韋黯屯六門繕脩宮城為受敵之備大臨大器
之弟也已酉景至慈湖建康大駭御街人更相劫掠不
復通行赦東西冶尚方錢署及建康繫囚以揚州刺史

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以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南浦侯推守東府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禧始興太守元貞守白下韋黯與右衛將軍柳津等分守宮城諸門及朝堂推秀之子大春大臨之弟津仲禮之父也攝諸寺庫公藏錢聚之德陽堂以充軍實庚戌侯景至板橋遣徐思玉來求見上實欲觀城中虛實上召問之思玉詐稱叛景請問陳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偽難測安可使獨在殿上朱

异侍坐曰徐思玉豈刺客耶思玉出景啟言异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异甚慚悚景又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上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勞景於板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名景曰欲為帝也王偉進曰朱异等亂政除姦臣耳景既出惡言遂留季獨遣寶亮還宮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

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甲
兵賊至猝迫公私駭震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
軍旅指擣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辛亥景
至朱雀桁南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士
新野庾信守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營桁北太
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必大驚
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帥衆開桁始除
一舶見景軍皆着鐵面退隱於門信方食甘蔗有飛箭

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弃軍走南塘遊軍沈子
睦臨賀王正德之黨也復閉桁度景太子使王質將精
兵三千援信至領軍府遇賊未陳而走正德帥衆於張
侯橋迎景馬上交揖既入宣陽門望闕而拜歔歔流涕
隨景度淮景軍皆着青袍正德軍並着絳袍碧裏既與
景合悉反其袍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
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西豐
公大春弃石頭奔京口謝禧元貞弃白下走津主彭文

粲等以石頭城降景景遣其儀同三司于子悅守之壬子景列兵繞臺城旛旗皆黑射啟於城中曰朱异等幾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為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誅朱异等臣則歛轡北歸上問太子有是乎對曰然上將誅之太子曰賊以异等為名耳今日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上乃止景繞城既匝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為竅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銀鞍往賞戰士

直閣將軍朱思帥戰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開羊侃鑿扇為孔以槩刺殺二人斫者乃退景據公車府正德據左衛府景黨宋子仙據東宮范桃棒據同泰寺景取東宮妓數百分給軍士東宮近城景衆登其牆射城內至夜景於東宮置酒奏樂太子遣人焚之臺殿及所聚圖書皆盡景又燒乘黃廐士林館太府寺癸丑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項木驢石不能破羊侃使作雉

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又啟求誅朱异等城中亦射賞格出外曰有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今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

者大半侃子鶯為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
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
謂鶯曰久以汝為死矣猶在耶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
亦不之殺莊鐵慮景不克託稱迎母與左右數十人趣
歷陽先遣書結田英郭駱曰侯王已為臺軍所殺國家
使我歸鎮駱等大懼弃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奉其
母奔尋陽十一月戊午朔刑白馬祀蚩尤於太極殿前
臨賀王正德即帝位於儀賢堂下詔稱普通以來姦邪

亂政上久不豫社稷將危河南王景釋位來朝猥用朕躬紹茲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立其世子見理為皇太子以景為丞相妻以女并出家之寶貨悉助軍資於是景營於闕前分其兵二千人攻東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往攻之矢石雨下宣城王防閣許伯衆潛引景衆登城辛酉克之殺南浦侯推及城中戰士三千人載其尸聚於杜姥宅遙語城中人曰若不早降正當如此景聲言上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為然壬戌太子請

上巡城上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流涕衆心
粗安江子一之敗還也上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
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弃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
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不死闕前當
死闕後癸亥子一啟太子與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主
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
賊伏兵不動子一呼曰賊輩何不速出久之賊騎出夾
攻之子一徑前引槊刺賊從者莫敢繼賊解其肩而死

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胄赴賊子
四中稍洞宵而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絕景初至
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
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食石頭常平
諸倉既盡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
是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什五六乙丑
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捶疲
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動地民不敢竄匿並出從之旬

日間衆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執畚鍤於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屬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為良得朱异奴以為儀同三司异家資產悉與之奴乘良馬衣錦袍於城下仰詬异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

儀同矣於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軍人人感恩為之致死荊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臺城丙寅戒嚴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譽江州刺史當陽公太心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援大心大器之弟恪偉之子也朱异遺景書為陳禍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為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剥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

姬妾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
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
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
死與吾爭勝負哉長江天險二曹所歎吾一葦航之日
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
景又奉啟於東魏主稱臣進取壽春暫欲停憩而蕭衍
識此運終自辭寶位臣軍未入其國已投同泰捨身去
月二十九日屆此建康江海未蘇干戈暫止永言故鄉

人馬同戀尋當整轡以奉聖顏臣之母弟久謂屠滅近
奉明敕始承猶在斯乃陛下寬仁大將軍思念臣之弱
劣知何仰報今輒齎啟迎臣母弟妻兒伏願聖慈特賜
裁放已已湘東王繹遣司馬吳畢天門太守樊文皎等
將兵發江陵陳旻為景所擒景與之極飲使旻收集部
曲欲用之旻不可景使其儀同三司范桃棒囚之旻因
說桃棒使帥所部襲殺王偉宋子仙詣城降桃棒從之
潛遣旻夜縋入城上大喜敕錫銀券賜桃棒曰事定之

日封汝河南王即有景衆并給金帛女樂太子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會議朱异傳岐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既降賊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太子曰吾堅城自守以俟外援援兵既至賊豈足平此萬全策也今開門納桃棒桃棒之情何易可知萬一為變悔無所及社稷事重須更詳之异曰殿下若以社稷之急宜納桃棒如其猶豫非异所知太子終不能決桃棒又使昕啟曰今止將所領五百人

若至城門皆自脫甲乞朝廷開門賜容事濟之後保擒
侯景太子見其懇切愈疑之朱异拊膺曰失此社稷事
去矣俄而桃棒為部下所告景拉殺之陳昕不知如期
而出景邀得之逼使射書城中曰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
入景欲表甲隨之昕不肯期以必死乃殺之景使蕭見
理與儀同三司盧暉略戍東府見理凶險夜與羣盜剽
劫於大桁中流矢而死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侯景已
度采石綸晝夜兼道旋軍入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

者十一二遂帥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永安侯確安南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等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大成大春之弟確綸之子駿懿之孫也景遣軍至江乘拒綸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庚辰旦營於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貨於石頭具舟欲走分兵三道攻綸綸與戰破之時山巔寒雪乃引

軍下愛敬寺景陳兵於覆舟山北乙酉綸進軍立武湖側與景對陳不戰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為走即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趣綸軍趙伯超望見亦引兵走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收餘兵近千人入天保寺景追之縱火燒寺綸率朱方士卒踐冰雪往往墮足景悉收綸輜重生擒西豐公大春安前司馬莊丘慧主帥霍俊等而還丙戌景陳所獲綸軍首虜鎧仗及大春等於城下使言曰邵陵王

已為亂兵所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俊辭色彌厲景義而釋之臨賀王正德殺之是日晚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舉各將兵入援軍於蔡洲以待上流諸軍範以之高督江右援軍事景悉驅南岸居民於水北焚其廬舍大街以西掃地俱盡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鎮鍾離上召之入援正表託以船糧未集不進景以正表為南兖州刺史封南郡

王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援軍帥衆一萬聲言入援
實欲襲廣陵密書誘廣陵令劉詢使燒城為應詢以告
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步騎千
人夜襲正表大破之正表走還鍾離詢收其兵糧歸就
會理與之入援癸巳侍中都官尚書羊侃卒城中益懼
侯景大造攻具陳於闕前大車高數丈一車二十輪丁
酉復進攻城以蝦蟇車運土填塹湘東王繹遣世子方
等將步騎一萬入援建康庚子癸公安繹又遣竟陵太

守王僧辯將舟師萬人出自漢川載糧東下方等有俊才善騎射每戰親犯矢石以死節自任壬寅侯景以火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於城內構地為樓火纔滅新樓即立賊以為神景因火起潛遣人於其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吳景於城內更築迂城狀如却月以擬之兼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太子遣洗馬元孟恭將千人自大司馬門出盪孟恭與左右奔降於景已酉景土山稍逼城樓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

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罩二土山上景衆見飛
橋迥出崩騰而走城內擲雉尾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
賊積死於城下乃弃土山不復修自焚其攻具材官將
軍宋疑降於景教之引立武湖水以灌臺城闕前皆為
洪流上徵衡州刺史韋粲為散騎常侍以都督長沙歐
陽頎監州事粲放之子也還至廬陵聞侯景亂粲簡閱
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出橫江粲
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豈可輕信

人言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桀怒以杯抵地
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
豈得自安韋桀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
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桀桀乃馳往見大心曰
上游藩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
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
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
人隨桀桀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

餘人至橫江桀即送糧伏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度仲禮丙辰夜桀仲禮及宣猛將軍李孝欽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南陵太守陳文徹合軍屯新林王遊苑桀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議累日不決桀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謂位次柳在桀下語其年齒亦少於桀直

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
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德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
衆請為諸軍解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宮
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
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為
大都督宣城內史楊白華遣其子雄將郡兵繼至援軍
大集衆十餘萬緣淮樹柵景亦於北岸樹柵以應之裴
之高與弟之橫以舟師一萬屯張公洲景囚之高弟姪

子孫臨水陳兵連鑠列於陳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
曰裴公不降今即烹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再發
皆不中景帥步騎萬人於後渚挑戰仲禮欲出擊之韋
粲曰日晚我勞未可戰也仲禮乃堅壁不出景亦引退
湘東王繹將銳卒三萬發江陵留其子綏寧侯方諸居
守諮議參軍劉之逸等三上牋請留荅教不許鄱陽王
範遣其將梅伯龍攻王顯貴於壽陽克其羅城攻中城
不克而退範益其衆使復攻之丙辰晦柳仲禮夜入

韋槃營部分衆軍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槃頓青塘槃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之頗憚之仲禮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盾助之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忽大霧韋槃軍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合侯景望見之亟帥銳卒攻槃槃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盾以舟師截其後叔盾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槃

營左右牽架避賊架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於青塘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千餘人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於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禮被重瘡會稽人惠琇吮瘡斷血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衰不復言戰矣邵陵王綸復收散卒與東揚州刺史臨城

公大連新淦公大成等自東道並至庚申列營於桁南
亦推柳仲禮為大都督大連大臨之弟也朝野以侯景
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庚申卒故事尚書官不以
為贈上痛惜异特贈尚書右僕射甲子湘東世子方等
及王僧辯軍至 己巳太子遷居永福省高州刺史李
遷仕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城下臺城與
援軍信命久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鵠繫以長繩寫敕
於內放以從風翼達衆軍題云得鵠送援軍賞銀百兩

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怪之以為厭勝射而下之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啟者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為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上以朗為直閣將軍賜金遣之朗緣鍾山之後宵行晝伏積日乃達癸未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莊鐵羊鵝仁柳敬禮李遷仕樊文皎將兵度淮攻東府前柵焚之侯景退衆軍營於青溪之東遷仕文皎帥銳卒五千獨進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東景將

宋子仙伏兵擊之文皎戰死遷仕遁還敬禮仲禮之弟也仲禮神情傲狠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弗見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連深相仇怨大連又與永安侯確有隙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纔過淮即縱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臨賀王記室吳郡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二月己丑引兵來至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

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為薪撤薦剉以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軍士無腴或煮鎧熏鼠捕雀而食之御甘露厨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飢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又聞荊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兵日盛吾軍乏食若偽且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

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太子以城中窮困白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為後圖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却援軍耳戎狄

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為質
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為侍中出質於景又敕
諸軍不得復進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為武可以景為
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諸軍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已
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甲侯韶吏部郎蕭
瑑與于子悅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
華門景出柵門遙相對更殺牲歃血為盟既盟而景長
圍不解專修鎧仗託云無船不得即發又云恐南軍見

躡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邀求稍廣了無去志
太子知其詐言猶羈縻不絕韶懿之孫也庚子前南兗
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
侯世子或衆合三萬至於馬卬洲景慮其自白下而上
啟云請敕北軍聚還南岸不爾妨臣濟江太子即勒會
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潭苑退恢之子也辛丑以邵陵王
綸為司空鄱陽王範為征北將軍柳仲禮為侍中尚書
右僕射景以子悅任約傅士慈皆為儀同三司夏侯

諸為豫州刺史董紹先為東徐州刺史徐思玉為北徐州刺史王偉為散騎常侍上以偉為侍中乙卯景又啟曰適有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并譙州侯得壽陽即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既在南岸須於京口度江太子並荅許之癸卯大赦庚戌景又啟曰永安侯確直閣趙威方頻隔柵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侯及威方入即當引路上遣吏部尚書張綰召確辛亥以確為廣州刺史威方為

盱眙太守確累啟固辭不入上不許確先遣威方入城
因欲南奔邵陵王綸泣謂確曰圍城既久聖上憂危臣
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
決何得拒違時臺使周石珍東宮主書左法生在綸所
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意可見也今召
僕入城何益於事石珍曰敕旨如此郎那得辭確意尚
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為我斬之持其首去伯超
揮刀眄確曰伯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上

常蔬食及圍城日久上厨蔬茹皆絕乃食雞子綸因使者覲通上雞子數百枚上手自料簡歔歔咽咽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陽王慆軍於西峽口託云俟四方援兵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及得上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

之衆未見賊而退柰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愷懿之
孫也 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聞荊州軍退
援軍雖多不相統一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
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今日持此
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願且觀其變臨賀
王正德亦謂景曰大功垂就豈可弃去景遂上啟陳上
十失且曰臣方事睽違所以冒陳讜直陛下崇飾虛誕
惡聞實錄以妖怪為嘉禎以天譴為無咎敷演六藝排

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為貨使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爛羊鑄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豫章以所天為血讎邵陵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風也修建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民飢餒斧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惟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閹豪盛衆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羣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親為孫姪位則藩屏臣至百日

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諫王卒改善
今日之舉復奚罪乎伏願陛下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
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上覽啟
且慚且怒三月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
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
餘人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十八九棄城者不
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不可瘞埋爛汁滿溝而
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惟聚妓妾置酒作樂諸將日往

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為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柳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為何仲禮亦不以為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戊午南康王會理與羊鵠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既而鵠仁等曉猶未至景衆覺之營未立景使宋子仙擊之趙伯超望風

退走會理等兵大敗戰及溺死者五千人景積其首於
闕下以示城中景又使于子悅求和上使御史中丞沈
浚至景所景實無去志謂浚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
乞且留京師立效浚發憤責之景不對橫刀叱之浚曰
負恩忘義違弃詛盟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
恐不得死所何為以死相懼耶因徑去不顧景以其忠
直捨之於是景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
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痛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熊

曇朗恨之丁卯夜向曉勛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啟上云城已陷上安卧不動曰猶可一戰乎對曰不可上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汝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為念因使慰勞在外諸軍俄而景遣王偉入文德殿奉謁上命褰簾開戶引偉入偉拜呈景啟稱為姦佞所蔽領衆入朝驚動聖躬今詣闕待罪上問景何在可召來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稽顙殿下典

儀引就三公榻上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
為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又曰卿何州人而敢至此
妻子猶在北耶景皆不能對任約從旁代對曰臣景妻
子皆為高氏所屠惟以一身歸陛下上又問初度江有
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
之內莫非已有上俛首不言景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
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惟中庶子徐搞通事舍人陳
郡殷不害側侍搞謂景曰侯王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

乃拜太子與言又不能對景退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
常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
公使人自憎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
撤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
送永福省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
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建康士民逃難
四出太子洗馬蕭允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
何可逃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已已

景遣石城公大款以詔命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諸將議之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南兗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湘東世子方等鄱陽世子嗣北兗州刺史湘潭侯退吳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陸經等各還本鎮君正昂之子也邵陵王綸奔會稽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軍士莫不歎憤

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上上不與言仲禮見父津
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湘東王繹使全威將軍
會稽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沈
米於江而還景命燒臺內積尸病篤未絕者亦聚而焚
之庾申詔征鎮牧守可復本任景留柳敬禮羊鵝仁而
遣柳仲禮歸司州王僧辯歸竟陵初臨賀王正德與景
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帥衆揮刀欲入
景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為侍中

大司馬百官皆復舊職正德入見上拜且泣上曰啜其
泣矣何嗟及矣秦郡陽平盱眙三郡皆降景景改陽平
為北滄州改秦郡為西兗州 侯景以儀同三司蕭邕
為南徐州刺史代西昌侯淵藻鎮京口又遣其將徐相
攻晉陵陸經以郡降之 侯景以前臨江太守董紹先
為江北行臺使齎上手敕召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
壬午紹先至廣陵衆不滿二百皆積日飢疲會理士馬
甚盛僚佐說會理曰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諸藩然後篡

位若四方拒絕立當潰敗柰何委全州之地以資寇手
不如殺紹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以待其變會理素懦
即以城授之紹先既入衆莫敢動會理弟通理請先還
建康謂其姊曰事既如此豈可闔家受斃前途亦思立
效但未知天命如何耳紹先悉收廣陵文武部曲鎧仗
金帛遣會理單馬還建康 湘潭侯退與北兗州刺史定
襄侯祇出奔東魏侯景以蕭弄璋為北兗州刺史州民
發兵拒之景遣直閣將軍羊海將兵助之海以其衆降

東魏東魏遂據淮陰祗偉之子也 癸未侯景遣于子
悅等將羸兵數百東略吳郡新城戍主戴僧暹有精甲
五千說太守袁君正曰賊今乏食臺中所得不支一旬
若閉關拒守立可餓死土豪陸映公等恐不能勝而資
產被掠皆勸君正迎之君正素怯載米及牛酒郊迎子
悅執君正掠奪財物子女東人皆立堡拒之景又以任
約為南道行臺鎮姑孰 夏四月湘東世子方等至江
陵湘東王繹始知臺城不守命於江陵四旁七里樹木

為柵掘塹三重而守之上雖外為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為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又請以其黨二人為便殿主帥上不許景不能強心甚憚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宮庭上怪而問之直閣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饍亦為所裁節憂憤

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園屬湘東王繹并翦爪髮以寄之
五月丙辰上卧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
年八十六景祕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
省使如常入朝王偉陳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
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 辛巳發高祖喪升梓宮

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侯景出屯朝堂分
兵守衛 壬午詔北人有在南為奴婢者皆免之所免萬
計景或更加超擢冀收其力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

器用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自景作
亂道路斷絕數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不免餓死存者百
無一二貴戚豪族皆自出採稻填委溝壑不可勝紀癸
未景遣儀同三司來亮入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誘而
斬之甲申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景又遣中軍侯
子鑒入吳郡以廂公蘇單于為吳郡太守遣儀同宋子
仙等將兵東屯錢塘新城戍主戴僧過據縣拒之御史
中丞沈浚避難東歸至吳郡太守張嶷與之合謀舉兵

討景嶧稷之子也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亦據州不
受景命景號令所行惟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
月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為皇太子壬辰封皇子大心
為尋陽王大款為江陵王大臨為南海王大連為南郡
王大春為安陸王大成為山陽王大封為宜都王宋
子仙圍戴僧過不克丙午吳盜陸緝等起兵襲吳郡殺
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為主臨賀王正德
怨侯景賣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

癸丑縊殺正德景以儀同三司郭元建為尚書僕射北
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鎮新秦封元羅等諸元十餘人
皆為王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
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得
其便卿還啟家王勿以確為念景與確遊鍾山引弓射
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侯景以趙威方
為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尋陽王天心遣軍拒之擒威方
繫州獄威方逃還建康 陸緝等競為暴掠吳人不附

宋子仙自錢塘旋軍擊之壬戌緝奔城奔海鹽子仙復據吳郡戊辰侯景置吳州於吳郡以安陸王大春為刺史鄱陽王範聞建康不守戒嚴欲入僚佐或說之曰今魏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則虜騎必窺合肥前賊未平後城失守將若之何不如待四方兵集使良將將精卒赴之進不失勤王退可固本根範乃止會東魏大將軍澄遣西兗州刺史李伯穆逼合肥又使魏收為書諭範範方謀討侯景藉東魏為援乃帥戰士二萬出東關

以合州輸伯穆并遣諮議劉靈議送二子勤廣為質於東魏以乞師範屯濡須以待上游之軍遣世子嗣將千餘人守安樂柵上游軍皆不下範糧乏采苽稗菱藕以自給勤廣至鄴東魏人竟不為出師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於樅陽景出屯姑孰範將裴之悌以衆降之之悌之高之弟也 秋八月甲申朔侯景遣其中軍都督侯子鑒等擊吳興 侯景以宋子仙為司徒郭元建為尚書左僕射與領軍任約等四十人並開府儀同三

司仍詔自今開府儀同不須更加將軍是後開府儀同
至多不可復記矣 鄱陽王範自樅陽遣信告江州刺
史尋陽王大心大心遣信邀之範引兵詣江州大心以
溫城處之 吳興兵力寡弱張嶧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嶧
劾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鑒嶧嘆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
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吳郡既沒吳興勢難久全但
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九月癸丑朔子鑒軍至吳興嶧
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侯景嘉其守節欲

活之嶮曰吾叅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今日速死
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嶮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
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 冬十月宋子仙自吳
郡趣錢塘劉神茂自吳興趣富陽前武州刺史富陽孫
國恩以城降之 十一月乙卯葬武皇帝於脩陵廟號
高祖 百濟遣使入貢見城闕荒圯異於邇來哭於端
門侯景怒錄送莊嚴寺不聽出 壬戌宋子仙急攻錢
塘戴僧過降之 宋子仙乘勝度浙江至會稽邵陵王

綸聞錢塘已敗出奔鄱陽鄱陽內史開建侯蕃以兵拒
之範進擊蕃破之南郡王大連為東揚州刺史時會
稽豐沃勝兵數萬糧仗山積東土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為
用而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士司馬東陽留異凶狡殘
暴為衆所患大連悉以軍事委之十二月庚寅宋子仙
攻會稽大連弃城走異奔還鄉里尋以其衆降於子仙
大連欲奔鄱陽異為子仙鄉導追及大連於信安執送
建康大連猶醉不之知帝聞之引帷自蔽掩袂而泣於

是三吳盡沒於景公侯在會稽者俱南度嶺景以留異
為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為質 邵陵王綸進至九江尋
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發兵討侯

景

事見蕭勃
據嶺南

廣陵人來疑說前廣陵太守祖皓曰董

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耳今
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勲必天
未悔禍猶足為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

合勇士得百餘人癸酉襲廣陵斬南兖州刺史董紹先
據城馳檄遠近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為刺史乙亥景遣
郭元建帥衆奄至皓嬰城固守 二月侯景遣任約于
慶等帥衆二萬攻諸藩 侯景遣侯子鑒帥舟師八千
自帥徒兵一萬攻廣陵三日克之執祖皓縛而射之箭
徧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之於地馳馬射
而殺之以子鑒為南兖州刺史鎮廣陵景還建康 宣
城內史楊白華進據安吳侯景遣于子悅等帥衆攻之

不克 侯景納上女溧陽公主甚愛之三月甲申景請
上楔宴於樂遊苑帳飲三日上還宮景與公主共據御
牀南面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 鄱陽世子嗣與任
約戰於三章約敗走因徙鎮三章謂之安樂柵 夏四
月丙午侯景請上幸西州上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
浴鐵數千翼衛左右上聞絲竹悽然泣下命景起舞景
亦請上起舞酒闌坐散上抱景於牀曰我念丞相景曰
陛下如不念臣臣何得至此連夜乃罷時江南連年旱

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
菱芡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烏面鵠
形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烟人迹
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有
犯法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淨殺之使天
下知吾威名故諸將每戰勝專以焚掠為事斬刈人如
草芥以資戲笑由是百姓雖死終不附之又禁人偶語
犯者刑及外族為其將帥者悉稱行臺來降附者悉稱

開府其親寄隆重者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者曰庫直
都督 侯景召宋子仙還京口 湘東王繹自去歲聞
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故匿之士寅始發喪刻檀為高祖
像置於百福殿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繹以為天子制
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丙午繹下令
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 鄱陽王範至湓城以晉熙為
晉州遣其世子嗣為刺史江州郡縣多輒改易尋陽王
大心政令所行不出一郡大心遣兵擊莊鐵嗣與鐵素

善請發兵救之。範遣侯瑱帥精甲五千助鐵。由是二鎮互相猜忌。無復討賊之志。大心使徐嗣徽帥衆二千築壘稽亭。以備範。市糴不通。範數萬之衆無所得食。多餓死。範憤恚。疽發於背。五月乙卯卒。其衆祕不發喪。奉範弟安南侯恬為主。有衆數千人。丙辰。侯景以元思虔為東道。大行臺鎮錢塘。丁巳。以侯子鑒為南兗州刺史。六月。侯景以羊鴉仁為五兵尚書。庾子鴉仁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盜疑其懷金。邀殺之。湘東王繹以

霸先為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

初東魏遣儀同武威牒

雲洛等迎鄱陽世子嗣使鎮皖城嗣未及行任約軍至洛
等引去嗣遂失援出戰敗死約遂略地至湓城尋陽王大
心遣司馬韋質出戰而敗帳下猶有戰士千餘人咸勸大
心走保建州大心不能用戊辰以江州降約先是大心使
前太子洗馬韋臧鎮建昌有甲士五千聞尋陽不守欲
帥衆薶江陵未發為麾下所殺臧榘之子也于慶略地
至豫章侯瑱力屈降之慶送瑱於建康景以瑱同姓待

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為質遣瑱隨慶狗蠡南詣郡以
瑱為湘州刺史初巴山人黃灋麤有勇力侯景之亂合
徒眾保鄉里太守賀詡下江州命灋麤監郡事灋麤屯
新淦于慶自豫章分兵襲新淦灋麤敗之陳霸先使周
文育進軍擊慶灋麤引兵會之邵陵王綸聞任約將
至使司馬蔣思安將精兵五千襲之約眾潰思安不設
備約收兵襲之思安敗走秋九月任約進寇西陽武
昌初寧州刺史彭城徐文盛募兵數萬人討侯景湘東

王繹以為秦州刺史使將兵東下與約遇於武昌繹以廬陵王應為江州刺史以文盛為長史行府州事督諸將拒之應續之子也邵陵王綸引齊兵未至移營馬柵距西陽八十里任約聞之遣儀同叱羅子通等將鐵騎二百襲之綸不為備策馬亡走時湘東王繹亦與齊連和故齊人觀望不助綸定州刺史田祖龍迎綸綸以祖龍為繹所厚懼為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綸之故吏也開城納之任約遂據西陽武昌

裴之高帥子弟部曲千餘人至夏首湘東王繹召之
以為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又以南平王恪為武州刺史
鎮武陵 初邵陵王綸以衡陽王獻為齊州刺史鎮齊
昌任約擊擒之送建康殺之獻暢之孫也 乙亥進侯
景位相國封二十郡為漢王如殊禮 冬十月乙未侯
景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上上
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十一月丁卯徐文盛軍貝
磯任約帥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斬叱羅子通趙威方

仍進軍大舉口侯景遣宋子仙等將兵二萬助約以約
守西陽久不能進自出屯晉熙南康王會理以建康空
虛與太子左衛將軍柳敬禮西鄉侯勸東鄉侯勔謀起
兵誅王偉安樂侯人理出奔長蘆集衆得千餘人建安
侯賁中宿世子子邕知其謀以告偉偉收會理敬禮勸
勔及會理弟初陽侯通理俱殺之又理為左右所殺錢
塘褚冕以會理故舊捶掠千計終無異言會理隔壁謂
之曰褚郎卿豈不為我致此卿雖忍死明我我心實欲

殺賊晁竟不服景乃宥之勸鬲之子賁正德之弟子子
邕憺之孫也帝自即位以來景防衛甚嚴外人莫得進
見惟武林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
出入卧内帝與之講論而已及會理死克不害懼禍稍
自疎諮獨不離帝朝請無絕景惡之使其仇人刁戍刺
殺諮於廣莫門外帝之即位也景與帝登重雲殿禮佛
為誓云自今君臣兩無猜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
得負臣及會理謀泄景疑帝知之故殺諮帝自知不久

指所居殿謂殷不害曰龐涓當死此下景自帥衆討楊
白華於宣城白華力屈而降景以其北人全之以為左
民尚書誅其兄子彬以報來亮之怨十二月丙子朔景
封建安侯賁為竟陵王中宿世子子邕為隨王仍賜姓
侯氏 侯景還建康

二年春正月新吳余孝頃舉兵拒侯景景遣于慶攻之
不克 庚戌湘東王繹遣護軍將軍尹悅安東將軍杜
幼安巴州刺史王珣將兵二萬自江夏趣武昌受徐文

盛節度 張彪遣其將趙稜圍錢塘孫鳳圍富春侯景

遣儀同三司田遷趙伯超救之稜鳳敗走稜伯超之兄

子也 侯景以王克為太師宋子仙為太保元羅為太

傅郭元建為太尉張化仁為司徒任約為司空王偉為

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為右僕射景置三公官動以十數

儀同尤多以子仙元建化仁為佐命元功偉超世為謀

主于子悅彭雋主擊斷陳慶呂季略盧暉略丁和等為爪

牙梁人為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周石珍

內監嚴亶邵陵王記室伏知命自餘王克元羅及侍中
殷不害太常周弘正等景從人望加以尊位非腹心之
任也北兗州刺史蕭邕謀降魏侯景殺之三月乙卯
徐文盛等克武昌進軍蘆洲任約告急侯景自帥衆西
上攜太子大器從軍以為質留王偉居守閏月景發建
康自石頭至新林舳舻相接約分兵襲破定州刺史田
祖龍於齊安壬寅景軍至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壘癸
卯文盛擊破之射其右丞庫狄忒和陞水死景遁走還

營 夏四月郢州刺史蕭方諸年十五以行事鮑泉和
弱常侮易之或使伏牀騎背為馬恃徐文盛軍在近不復
設備日以蒲酒為樂後景聞江夏空虛乙巳使宋子仙
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郢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
晦冥有登陴望見賊者告泉曰虜騎至矣泉曰徐文盛
大軍在下賊何因得至當是王珣軍人還耳既而走告
者稍衆始命閉門子仙等已入城方諸踞泉腹以五
色絛辯其髯見子仙至方諸迎拜泉匿於牀下子仙俯

窺見泉素髯間綵驚愕遂擒之及司馬虞豫送於景所
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丁未入江夏文盛
衆懼而潰與長沙王韶等逃歸江陵王珣杜幼安以家
在江夏遂降於景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為大都督帥巴
州刺史丹楊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宣州刺史王琳柳
州刺史裴之橫東擊景徐文盛以下並受節度戊申僧
辯等軍至巴陵聞郢州已陷因留戍之繹遣僧辯書曰
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丘以逸待勞無

慮不克又謂將佐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自岳陽武州刺史杜蒨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將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將兵一萬為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率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景拓邏至於隱磯僧辯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

人壬戌景衆濟江遣輕騎至城下問城內為誰答曰王
領軍騎曰何不早降僧辯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
非礙騎去頃之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琳琳曰兄
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慚翻欲賜誘取弓射之珣
慚而退景肉薄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景士卒
死者甚衆乃退僧辯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
在城下督戰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望之服其
膽勇 五月侯景晝夜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

傷大半湘東王繹遣晉州刺史蕭惠正將兵援巴陵惠
正辭不堪舉胡僧祐自代僧祐時坐謀議忤旨繫獄繹
即出之拜武猛將軍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
艦臨之必克若欲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須交鋒
也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埼以待之
僧祐由它路西上約謂其畏已急追之及於羊口呼僧
祐曰吳兒何不早降走何所之僧祐不應潛引兵至赤
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法和有異術先

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如苦行沙門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能測侯景之圍臺城也或問之曰事將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掠自落固問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及任約向江陵法和自請擊之繹許之士寅約至赤亭六月甲辰僧祐法和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死者甚衆擒約送江陵景聞之乙巳焚營宵遁以丁和為郢州刺史留宗子仙等衆號二萬戍郢城別將支化仁鎮魯山范希榮行江州事儀同三司任延和

晉州刺史夏侯威生守晉州景與麾下兵數千順流而下丁和以大石磕殺鮑泉及虞預沈於黃鶴磯任約至江陵繹赦之徐文盛坐怨望下獄死巴州刺史余孝頃遣兄子僧重將兵救鄱陽于慶退走繹以王僧辯為征東將軍尚書令胡僧祐等皆進位號使引兵東下陸法和請還既至謂繹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以待之乃引兵屯峽口庚申王僧辯至漢口先攻魯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郢州克其羅城斬首千級宋

子仙退據金城僧辯四面起土山攻之豫州刺史荀朗
自巢湖出濡須邀景破其後軍景奔歸船前後相失太
子船入樅陽浦船中腹心皆勸太子因此入北太子曰
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左右吾今
若去乃是叛父非避賊也因涕泗嗚咽即命前進甲子
宗子仙等困蹙乞輸郢城身還就景王僧辯偽許之命
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
杜龕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譟奄進水軍主宗遙帥

樓船暗江雲合子仙且戰且走至白楊浦大破之周鐵
虎生擒子仙及丁和送江陵殺之 秋七月乙亥湘東
王繹以長沙王韶監郢州事丁亥侯景還至建康于慶
自鄱陽還豫章侯瑱閉門拒之慶走江州據郭默城繹
以瑱為兖州刺史景悉殺瑱子弟辛丑王僧辯乘勝下
湓城陳霸先帥所部三萬人將會之屯於巴丘西軍乏
食霸先有糧五十萬石分三十萬以資之八月壬寅朔
王僧辯前軍襲于慶慶弃郭默城走范希榮亦奔尋陽

城走晉熙王僧振等起兵圍郡城僧辯遣沙州刺史丁道貴助之任延和等奔城走湘東王繹命僧辯且頓尋陽以待諸軍之集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弱易以掩取當須拓定中原然後為帝景尚帝女潯陽公主嬖之妨於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主有惡言偉恐為所讒因說景除帝及景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欲早登大位王偉曰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既示我威權且絕彼民望景從之使前壽光殿學士謝昊為詔

書以為弟姪爭立星辰失次皆由朕非正緒召亂致災
宜禪位於豫章王棟使呂季略齎入逼帝書之棟歡之
子也戊午景遣衛尉卿彭雋等帥兵入殿廢帝為晉安
王幽於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左右守之牆垣
悉布枳棘庚申下詔迎豫章王棟棟時幽拘廩餼甚薄
仰蔬茹為食方與妃張氏鉏葵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
為泣而升輦景殺哀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
鈞建平王大球義安大昕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

太子神明端凝於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
賊若於事義未須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言若見
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所益又曰殿下今居困阨而
神貌怡然不貶平日何也太子曰吾自度死日必在賊
前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
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為無益之愁乎及
難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
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命取繫帳繩絞之而絕

壬戌棟即帝位大赦改元天正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
郡馳還謂景曰主上先帝太子既無愆失何得廢之景
曰王偉勸吾云早除民望吾故從之以安天下元建曰
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
安之有景欲迎帝復位以棟為太孫王偉曰廢立大事
豈可數改耶乃止乙丑景又使使殺南海王大臨於吳
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安陸王大春於會稽高唐王大
壯於京口以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

乃為人妾乎竟不與相見聽使入道丙寅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為安皇帝以劉神茂為司空王偉說侯景弑太宗以絕衆心景從之冬十月壬寅夜偉與左衛將軍彭雋王脩纂進酒於太宗太宗極飲既醉而寢偉乃出雋進土囊脩纂坐其上而殂偉撤尸扉為棺遷殯於城北酒庫中謚曰明皇帝廟號高宗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聞侯景自巴丘敗還陰謀叛景吳中士大夫咸勸之乃與儀同三司尹思合劉歸義王

暉雲麾將軍元顥等據東陽以應江陵遣顥及別將李
占下據建德江口張彪攻永嘉克之新安民程靈洗起
兵據郡以應神茂於是浙江以東皆附江陵湘東王繹
以靈洗為譙州刺史領新安太守 十一月侯景以趙
伯超為東道行臺據錢塘以田遷為軍司據富春以李
慶緒為中軍都督謝答仁為右廂都督李遵為左廂都
督以討劉神茂 已卯加侯景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
官已丑豫章王棟禪位於景景即皇帝位於南郊還登

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呼譟而上大赦改元太始封
棟為淮陰王并其二弟橋樛同鎖於密室王偉請立七
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并請七世諱
景曰前世吾不復記惟記我父名標且彼在朔州那得
來噉此衆咸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皆
王偉制其名位追尊父標為元皇帝景之作相也以西
州為府文武無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
由是諸將多怨望景好獨乘小馬彈射飛鳥王偉每禁

止之不許輕出景鬱鬱不樂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為帝
與受擯不殊 十二月丁未謝答仁李慶緒攻建德擒
元顥李占送建康景截其手足以徇經日乃死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
二月庚子諸軍發尋陽舳艫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
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灣築壇軟
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癸卯僧辯使侯瑱襲南陵鵠頭
二戍克之戊申僧辯等軍於大雷丙辰發鵠頭戊午侯

子鑒還至戰烏西軍奄至子鑒驚懼奔還淮南 侯景

儀同三司謝答仁攻劉神茂於東陽程靈洗張彪皆勒
兵將救之神茂欲專其功不許營於下淮或謂神茂曰
賊長於野戰下淮地平四面受敵不如據七里瀨賊必
不能進不從神茂偏裨多北人不與神茂同心別將王
暕鄺通並據外營降於答仁劉歸義尹思合等弃城走
神茂孤危辛未亦降於答仁答仁送之建康 癸酉王
僧辯等至蕪湖侯景守將張黑弃城走景聞之甚懼下

詔赦湘東王繹王僧辯之罪衆咸笑之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景遣其黨史安和等將兵二千助之三月己巳朔景下詔欲自至姑孰又遣人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往年任約之敗良為此也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畏吾之彊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為水戰之備丁丑僧辯至姑孰子鑒帥步

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鵠舫千艘載戰士僧辯
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
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
鑒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子鑒僅以身免收散卒
走還建康據東府僧辯留虎臣將軍莊丘慧達鎮姑孰
引軍而前歷陽戍迎降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引
衾而卧良久方起歎曰誤殺乃公庚辰僧辯督諸軍至
張公洲辛巳乘潮入淮進至禪靈寺前景召石頭津主

張賓使引淮中舩舫及海艫以石縋之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至於朱雀街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僧辯問計於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度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壬午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衆軍次連入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景使王偉等守臺城乙酉景

殺湘東王世子方諸前平東將軍杜幼安 劉神茂至建

康丙戌景命為大劉碓先進其足寸寸斬之以至於頭

留異外同神茂而潛通於景故得免禍 丁亥王僧辯

進軍招提寺北侯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

西州之西陳霸先曰我衆賊寡應分其兵勢以彊制弱

何故聚其鋒銳令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景衝

將軍王僧志陳僧志小縮霸先遣將軍安陸徐度將弩

手二千橫截其後景兵乃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

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退據其柵龕岸之兄
子也景儀同三司盧暉略守石頭城開北門降僧辯入
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弃稍執刀左右衝
陳陳不動衆遂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
敢入臺召王偉責之曰爾令我為帝今日誤我偉不能
對繞闕而藏景欲走偉執鞶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耶
宮中衛士猶足一戰弃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敗賀拔
勝破葛榮揚名河朔度江平臺城降柳仲禮如反掌今

日天亡我也因仰觀石闕歎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東所生二子挂之鞍後與房世貴等百餘人東走欲就謝答仁於吳侯子鑒王偉陳慶奔朱方僧辯命裴之橫杜龕屯杜姥宅杜崩入據臺城僧辯不戢軍士剽掠居民男女裸露自石頭至於東城號泣滿道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戊子僧辯命侯瑱等帥精甲五千追景王克元羅等帥臺內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勞克曰甚苦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又

問璽紱何在克良久曰趙平原持去僧辯曰王氏百世
卿族一朝而墜僧辯迎太宗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
如禮己丑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湘東王答曰
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
乃議之庚寅南兗州刺史郭元建秦郡戍主郭正買陽
平戍主魯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並據城降僧辯之
發江陵也啟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何以
為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為

已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宣猛將軍朱買臣
使為之所及景敗太宗已殂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樛相
扶出於密室逢杜蒯於道為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
橫死夫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辛卯遇朱買臣呼之
就船共飲未竟並沈於水僧辯遣陳霸先將兵向廣陵
受郭元建等降又遣使者往安慰之諸將多私使別索
馬仗會侯子鑒度江至廣陵謂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
讎何願復見其主不若投北可得還鄉遂皆降齊霸先

至歐陽齊行臺辛術已據廣陵王偉與侯子鑒相失直
瀆戍主黃公喜獲之送建康王僧辯問曰卿為賊相不
能死節而求活草間耶偉曰廢興命也使漢帝早從偉
言明公豈有今日尚書左丞虞隲嘗為偉所辱乃唾其
面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隲慚而退僧辯命羅州刺
史徐嗣徽鎮朱方壬辰侯景至晉陵得田遷餘兵因驅
掠居民東趨吳郡謝答仁討劉神茂還至富陽聞侯
景敗走帥萬人欲北出候之趙伯超據錢塘拒之侯景

進至嘉興聞伯超叛之乃退據吳已酉侯瑱追及景於
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瑱進擊敗之擒彭雋
田遷房世貴蔡壽樂王伯醜瑱生剖雋腹抽其腸雋猶
不死手自收之乃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
二子於水將入海瑱遣副將焦僧度追之景納羊侃之
女為小妻以其兄鵬為庫直都督待之甚厚鵬隨景東
走與景所親王元禮謝歲粦密圖之歲粦答仁之弟也
景下海欲向蒙山已卯景晝寢鵬語海師此中何處有

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于豆洲景覺大驚
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鵬拔刀
叱海師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為王効力多矣今至於
此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答白刃交下
景欲投水鵬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抉船底鵬
以稍刺殺之尚書右僕射索超世在別船歲粦以景命
召而執之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斬超世以鹽納景腹中
送其尸於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截其手使謝歲粦送於

齊暴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潯陽公主亦預食焉初景之五子在北齊世宗剝其長子面而烹之幼者皆下蠶室齊顯祖即位夢獼猴坐其御牀乃盡烹之趙伯超謝答仁皆降於侯瑱瑱并田遷等送建康王僧辯斬房世貴於市送王偉呂季略周石珍嚴亶趙伯超伏知命於江陵丁巳湘東王下令解嚴乙丑葬簡文帝於莊陵廟號大宗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

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弃之草
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壬申術送
之至鄴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
猶不受遣侍中豐城侯泰等謁山陵脩復廟社戊寅侯
景首至江陵梟之於市三日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庚辰
以南平王恪為揚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為司徒鎮衛
將軍封長寧公陳霸先為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
長城縣侯乙酉誅侯景所署尚書僕射王偉左民尚書

呂季略少府周石珍舍人嚴亶於市趙伯超伏知命餓
死於獄以謝答仁不失禮於太宗特宥之王偉於獄中
上五百言詩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於王
曰前日偉作檄文甚佳王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
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
於柱剗腹斃肉而殺之 丁亥下令以王偉等既死自
餘衣冠舊貴被逼偷生猛士勲豪和光苟免者皆不問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三下